

山巅爱情故事

■王雁翔

事的尽头，都是梦想的开始。

一

第一次与身高1.7米的彭勇面对面，我觉得他有点怪，迷彩服显得很臃肿。一问，他里边除秋衣秋裤，还穿着毛衣毛裤。我是怕冷的人，都没穿毛衣，何况他这个38岁的年轻人。

彭勇工作的第一座雷达站，也在远山深处。热带雨林气候的大山，终年浓雾缭绕，雨季长达半年。他的风湿关节炎，就是在那十年里悄然落下的。

“在这山顶上，我们从没穿过短袖和长袖衬衣，都是穿夏季和冬季迷彩。夏天，里边都是要穿秋衣秋裤的。”他眨巴着眼睛，有浅浅的腼腆，或者拘谨，“不穿厚一点不行，一遇阴雨天，我的膝盖就疼得钻心。”

2007年，当了两年雷达兵，考入士官学校即将大专毕业的彭勇，在老单位实习。老家四川简阳的朋友，忽然给他发来一位女孩的联系单，希望有困难时他能予以照应。

“那年，她在一家旅游公司上班。秋天，她坐了6个多小时绿皮火车，一路辗转去山里看我。我去火车站接她，一起吃了顿饭。”彭勇看着我，脸上表情笑眯眯的，“那时我比现在白净。”

那是他第一次见朴素、略显矜持的段雅莲。年底退伍战士时，彭勇去看她，两个人都觉得对方不错，便确定了恋爱关系。

“那时，她的待遇比我高许多，一个月工资只有1000多点。我说我什么都没有，她说她不在乎。”彭勇的思绪似乎在初恋的时光里飞舞，“一年也就休假时见面，平常多在手机上交流。”

不急不缓谈了3年，2011年春节，他和段雅莲在老家举办了简朴的婚礼。

婚后，妻子为他生下一对双胞胎。让他悲伤的是，小儿子在保温箱里发生医疗事故，没抢救过来。

“在我最悲痛无助的时候，部队出面给予法律援助，帮我讨回了公道，我的心里很温暖、很感动。”他的眼眶有些红，半天没吱声，“我是独生子，她为了让我在部队安心干工作，结婚后就再没外出务工。她和妹妹出嫁后，岳父岳母身边也没人，她一个人照顾两家老人，很辛苦。我不努力干好工作，就对不起她的付出和爱。”

2018年，一专多能的彭勇，从那座守望了10多年的雷达站调到这里。4年间，他默默为站里带出10多名技术骨干。

二

暮色笼罩群山，天地苍茫，呼啸的风从松林、从远处层层叠叠的山脊或山谷，向山顶袭来。随之而来的，还有巨大的空旷与寂寥。雷达像官兵警惕的双眼，在寂静里从容转动。在这山高水远、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带，艰苦对官兵来说，是挑战，也是成长。也许所有故

想。

当年上初一时，杨飞保和姜艳在同一个班。初二时，姜艳就转学回了四川南充。

在杨飞保的记忆里，姜艳“腼腆而高傲”。高中毕业后，姜艳考上医学院攻读护理专业，杨飞保参军来到了这高高的山顶。

杨飞保眨着眼睛，想了想，“分别后，我们之间基本上没什么联系，因为当年留有QQ，偶尔会看一眼。”

2017年，一次不经意的联系，让两人从被时光冲淡的模糊记忆中，萌生出新的情愫……

两年后的2019年，姜艳不顾父母反对，辞掉稳定工作，孤身从老家追到了云南。她一边考驾照、帮人看铺面，一边等杨飞保。又一年后，在父母帮助下，杨飞保在老家县城按揭买了一套小房子，他们有了自己的小家。

“她在医院当护士，平时工作挺忙，只要休息，就会去乡下看我爸妈，帮家里做饭、洗衣、啥活都干。”杨飞保沉默了一会儿，“她一个人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小县城里，几乎没什么朋友，挺孤单。有很多次，她哭着要来看我，都被我拒绝了。路上要跑一天，她一个人开车，我不放心。”

有一回，杨飞保母亲干农活时不小心从崖边跌落，重伤住院。姜艳在病床前寸步不离，尽心尽力照顾了一个多月。

“那段时间，我回不去，担心她累得扛不住，在电话里安慰她。她说，你在边防安心守护国家，我在家里替你尽孝。”

沉默了一会儿，他忽然转脸说：“明年一月，我就要当爸爸了！”声音响亮，亮晶晶的眼里闪着兴奋、快乐与自豪。他的笑脸，让我的心里也洋溢着温暖与愉悦。

三

“我跟站里许多成家的官兵一样，爱人也是别人介绍的。”杨博说。

杨博老家在湖北襄阳，妻子是成都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家也安在成都，用他的话说，“一家分居三地”。

2019年春节前探亲，在战友安排下认识那个叫敬慧的女孩时，杨博拘谨得几乎不像个雷厉风行的带兵人。他感觉自己无法把握与一个陌生女孩说话的口吻、音量 and 分寸。但只言片语的短暂交流，敬慧却让他如见故人。一面之缘后，他的假期结束了。

在微信上断续交流了3个月，觉得彼此三观比较契合，他遂向她表白，“今生愿和你携手一起走”。

婚后怎么安在哪里，两地父母如何照顾，小娃怎样带，诸多现实问题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我每次休假得先回老家陪父母一段时间，从相识到去年8月领证，两年时间，我们实际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杨博说，当时他向她提出结婚时，她很犹豫，说她在门诊接诊过军嫂。军

嫂大都是一个人来产检，听到胎心时，都要拿手机把胎音录下来，说孩子爸爸在外地，录下来给孩子爸爸听。她说如果我们走到一起，她可能也会成为那个录胎音、默默等待孩子爸爸回家的人。

2021年5月2日，敬慧一路辗转，千里迢迢来山上看他。杨博向她求婚。她含着泪水说：“我能想象军嫂这条路不好走，所以做了一年的思想准备。不管多难，我愿和你一起往前走。”

“租房、装修、买家具，那些原本该我干的活，都是她利用休息时间完成的。”杨博仰头看着天花板，停了半晌，“她有时累得情绪崩溃，我想给她一个拥抱，都是一种奢侈。她说分居两地无法见面，就每月给她写一封情书。我写了两封，她就不让写了。”

“为啥？”

“她说我写的情书像道歉信。也许军人都一样吧，我对她的爱，有太多的歉意。”

领结婚证那天早晨，刚刚雨过天晴。杨博在街上买了一束白色桔梗，去医院门口接从夜班手术台上下来的敬慧。两天后就是他归队的日子，没有时间选择和等待。

“婚礼推迟了三次。”杨博说，“一直到今年‘五一’，她订好婚庆公司，设计好请柬，选了喜糖，一个人去试好婚纱，仍对我的假期焦虑不安，一次次在电话里反复问我，婚礼前能不能按时回去。我每次回答都很肯定，心里却没底，因为我变化太多，让她心里很不踏实。婚礼前三天，我还在山上，她在电话里说，她啥都准备好了，就等我手捧鲜花去娶她。”我埋头听着，他不吱声，转脸，竟满脸泪水。

婚礼那天，杨博去接亲，守在门外的亲朋要他唱一首带爱的歌曲才能进门，他脱口而出：“我爱你，中国……”敬慧笑盈盈看着他：“我知道你爱中国，但以后你也爱我。”

在杨博的记忆里，他和妻子最浪漫的事，是他休假回到成都，在家做好饭，去医院接妻子下班，以及晚饭后的散步、对未来的畅想。

杨博说：“我一直记着婚礼那天妻子对我说的一句话，她说我知道你这一身军装意味着什么，以后你坚定地往前走，我永远在你身后，你安心守护国家，我安心守护你。”

山上风很大，吹得窗户啪啪作响。在灯下聊到很晚，我躺在床上迟迟无法入睡，便在心里想象官兵冬天在这孤岛般的山顶上的日常。

夜色与群山遮住了一切，只有寂静清晰可见。这些故事，像高原夜空明亮的星光和月光，落满了山顶，也落在我心里。

他们的爱，如军人鼓点般的日常，像曾经的纸单、情书，传统、直白、简单，没有委婉相诉，亦少有花前月下，却有着遥遥相望的相知相守，这也许是世间最纯真的爱情吧。

勋章

■张年康

花香一瓣

品味情感的芬芳

入伍前，我怕晒黑，总觉得黝黑的肤色不好看。那时，我是一名大学生，在校园里过着舒适自由的生活。在周围人的审美中，“黑”是无法和“帅”联系在一起的。后来我当了兵，头顶的烈日晒黑了我的皮肤，高强度的训练强健了我的体魄，在艰苦的生活中，我更理解了军人的价值。有一天，我读到了一首军旅诗《勋章》：“黝黑的脸，白白的牙/这片黑，就是阳光/留给士兵的勋章”，读到这句诗时，我的心仿佛被点亮了，心中产生了一种共鸣。在迷彩绿的军营里，目光所及常见黝黑的脸。黝黑的脸，代表着勇于拼搏的青春，代表着无惧挑战的坚强。在军营，黝黑的脸受人尊重，被人钦佩，正是来自它背后的一份荣光。

“皴裂的手，有着锉刀一般的硬度/布满茧花的手/就是磨炼/留给士兵的勋章”。我想起在烈日下被汗水打湿的迷彩服，在奔跑中磨破的一双双解放鞋，它们和晒黑的皮肤、皴裂的手一样，成为一个士兵记忆中最美丽的珍藏。正是这些，让我由地方青年转变成为一名真正的士兵。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听不见风声，深夜的野营地和漫天的星辰一样静谧。这份静谧不属于我。

躺在行军床上，盖着棉被和毛毯的我辗转难眠。黑暗中，水汽的微弱声清晰入耳，氧气正从床头钢罐内流出，经过罐口湿化瓶的润洗，通过插入鼻孔的导管注入我身体。我感到身体被沉重的呼吸笼罩着，大部分意志都在抵抗抗裂的头痛。这种抵抗收效甚微，无奈只能任由痛感裹挟着神经，让心神在半梦半醒中沉浮。

时隔4个月，这是我今年第二次来到高原边关，头个夜晚与以往多次高原之行并无不同：预料之中的高原反应。须得经过一番挣扎，方可让身体领取一张适应高原的通行证。

上高原前，医生朋友就反复叮咛：“要提前一周服用红景天，增强肌体抗缺氧能力”“上去后前几天不能快走，不能跑步，少做体力劳动”“有空就吸氧，流量别太大”。虽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朋友的关怀与惦念总令人感动。对每个西部军人来说，高原生活的常识早已熟稔于心，那些用生命呼吸的故事也是刻骨铭心。

十几年前，我军校毕业来到某红军团，当时全团正在海拔4300米的高原驻训。我们那批新兵排到团里不到一周，就接到了赴高原驻训地报到的命令。坐了两天火车后，又登上了颠簸的运输车。虽是夏季，但高原却透着萧瑟，军大衣早穿上了身。海拔渐高，寒凉渐重，头疼胸闷的反应也愈强。午夜时分，我们抵达目的地。那个夜晚，在拥挤的班用帐篷内，听着战士们香甜的鼾声，强烈的高原反应折磨得我彻夜未眠，感觉呼出一口气就接不上下一口气。那是我第一次上高原。

呼吸之间，一瞬之事，有时却是生与死的距离。就在我的老部队，一位即将退伍的士兵渴望参加一次真正的军事演习来告别自己的军旅生涯。演习名额有限，为了争取机会，他每次训练都铆足劲头，战术动作也毫不惜力。连长说他训练时就像一辆跑车，“一脚油门踩下去，从不见减速”。士兵的积极表现赢得了参演机会。演习地域海拔4500米，全副武装的他 and 战友们一起向高地冲锋。即将迎来胜利时，他却突然倒下了。直升机后送他到医院救治，战友在他的钢盔上看到了两行字：理想高于天，越苦越向前。

在广袤的高原厚土，在凛冽的风雪边关，提升呼吸质量、焕发生命活力的努力从未停止。十几年前的高原驻训部队，一个班仅有一个简易氧气袋。随着保障条件的改善，如今氧气不再是高原官兵难得的奢侈品，高原病发病率大大降低。

健全的供氧体系是对生命的保障，是调理身心的驿站，但绝非安然呼吸的港湾，因为战争不可能在温室里打响。这些满面沧桑、皮肤黑亮的高原军人，随时准备着去搏击风雪、驱除虎狼。在座座高原练兵场上行走，处处能看到火热的练兵场景，战士们向壁立千仞的绝处攀登，从凌空飞翔的机舱内跃下。他们在最高的山巅挺立，在最深的雪里跋涉，在稀薄的空气中冲锋。行走高原，山河浩荡间，尽是中国军人的豪壮。

有一座海拔近5000米的孤绝山峰，高度并不突出，攀爬难度却非常大。登顶之路大致分为两段坡：一段叫“绝望坡”，一段叫“夺命坡”，两段坡都由战士命名，足见其艰难程度。在山顶坚守的日子里，官兵们起初打算用马匹驮保障物资上山，但马走了一半便再也使唤不动，只好换作人力运输。为了排遣孤寂，战士们带着一只狗上山陪伴，狗待了不到一天也悄悄跑了下去。就是在这动物都不愿待的山上，每天都有一队目光坚毅的军人，在艰难地攀登着，呼吸着……

那些选择将生命绽放在雪域高原的生命体，常被认为拥有圣洁的神性。在高原官兵驻守之处，我似乎看到他们清澈纯粹的精神，如雪莲般绽放在这巨古的冰川和雪峰间。

想到这里，我的眼里已满是泪水。对那些消逝在呼吸之间的英灵，我只能以泪水祭奠；对那些在漫漫跋涉路上披带的尘埃，我也只能以泪水洗濯。恰在此时，读到两则信息：一位前来慰问演出的艺术家匆匆吸上几口氧气，又登上简易的舞台放声高歌；一位军嫂来到边关，在颠簸的车内全程吸着氧，终于见到了分别已久的丈夫。我感觉头已不疼，心情在舒展，不由得望着远处的山岗微笑，因为一切的高亢与共鸣皆源于呼吸之间，一切的美好与祥和皆在呼吸之间。

高原初雪

■李江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只需要一场悄无声息的雪，阿里高原的秋天就猝不及防地来了。

阿里高原四季的界限，仿佛被永远也落不完的雪模糊得难以分辨。可是在这个季节，即使是司空见惯的雪，也还是需要酝酿一整个白天，才趁着哨兵换岗的深夜肆意挥洒。在高原待久了的老兵都知道，当云层毫无征兆地开始互相撕扯，湿漉漉的空气夹杂着泥土的味道袭来时，雪就黑来了。

雪点燃了在这个季节，万物听到号令后拉开了入冬沉睡前最后的狂欢，把这片古老之地的美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河流经过了一整个夏天的沉淀，浩浩荡荡地重复雕刻着百万年来的演化痕迹，把最柔美的身姿留在了这片即将沉睡的荒原。日落时分，夕阳将余晖洒在山脚下的一顶顶帐篷上，帐篷顶上腾起袅袅炊烟，牧羊人从怀里掏出木碗，揉捏起碗里的糌粑，酥油茶香飘到了天边……

阿里高原恨不得把它一年四季的色彩都凝聚在整个秋天里。天地用白色打发了这片极地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却也给了它全世界所有的色彩。这个季节每一棵无名草、每一丛荆棘，都调动着所有的能量竞相释放。放眼望去，整个世界被独特海拔和气温切割成了颜色不一的版块。山顶皑皑的积雪已经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威严，神似一

呼吸之间

■孙利波

港湾，因为战争不可能在温室里打响。这些满面沧桑、皮肤黑亮的高原军人，随时准备着去搏击风雪、驱除虎狼。在座座高原练兵场上行走，处处能看到火热的练兵场景，战士们向壁立千仞的绝处攀登，从凌空飞翔的机舱内跃下。他们在最高的山巅挺立，在最深的雪里跋涉，在稀薄的空气中冲锋。行走高原，山河浩荡间，尽是中国军人的豪壮。

有一座海拔近5000米的孤绝山峰，高度并不突出，攀爬难度却非常大。登顶之路大致分为两段坡：一段叫“绝望坡”，一段叫“夺命坡”，两段坡都由战士命名，足见其艰难程度。在山顶坚守的日子里，官兵们起初打算用马匹驮保障物资上山，但马走了一半便再也使唤不动，只好换作人力运输。为了排遣孤寂，战士们带着一只狗上山陪伴，狗待了不到一天也悄悄跑了下去。就是在这动物都不愿待的山上，每天都有一队目光坚毅的军人，在艰难地攀登着，呼吸着……

那些选择将生命绽放在雪域高原的生命体，常被认为拥有圣洁的神性。在高原官兵驻守之处，我似乎看到他们清澈纯粹的精神，如雪莲般绽放在这巨古的冰川和雪峰间。

想到这里，我的眼里已满是泪水。对那些消逝在呼吸之间的英灵，我只能以泪水祭奠；对那些在漫漫跋涉路上披带的尘埃，我也只能以泪水洗濯。恰在此时，读到两则信息：一位前来慰问演出的艺术家匆匆吸上几口氧气，又登上简易的舞台放声高歌；一位军嫂来到边关，在颠簸的车内全程吸着氧，终于见到了分别已久的丈夫。我感觉头已不疼，心情在舒展，不由得望着远处的山岗微笑，因为一切的高亢与共鸣皆源于呼吸之间，一切的美好与祥和皆在呼吸之间。



小憩(中国画) 王若瑩作

长征

第5631期

文学作品



扫一扫，听“长征副刊”往期美文